

★民族研究★

## 盐井纳西族的信仰变迁：社区认同的符号建构

吴成立

**【摘要】**生活在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纳西族乡的纳西族世代以盐业为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盐井纳西族文化几乎完全融入了当地的藏族文化中。但是纳西族内心中对自身东巴教信仰的坚持，使得下盐井村虽然在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的包围中仍然保持着社区的认同。盐井纳西族宗教信仰的变迁成了本民族在建构社区认同中的一种鲜明的符号。

**【关键词】**盐井；纳西族；宗教信仰；社区认同

**【中图分类号】**B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76(2009)02-0016-07

宗教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杜尔干(E. Durkheim)认为，“宗教是一个与圣物、也就是被分开、有禁忌的事物有关的信仰和时间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皈依者联合在一个被叫做教会的道德团体中。”<sup>[1]</sup>宗教能够以某种特殊的象征系统对它所属的社会体系发生作用。宗教中包含着一整套的信仰体系和实践活动，通过设计自身系列内在的程序，来解读世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中所包括的规律，并将其感化和形象化为一套特殊的思维和行为体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普遍、有力、持久的情感和文化控制机制。因此，社区成员的宗教信仰变迁，可以反映社区认同的构建过程。笔者结合在西藏盐井纳西族乡的田野调查材料，探讨这一问题。

### 一

1986年4月，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芒康县纳西族乡，全乡共有纳西族1086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昌都地区有纳西族1201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有纳西族1169人。<sup>[2]</sup>盐井乡的纳西人几乎全部居住在下盐井村（即纳西村），笔者调查时，纳西族共1192人，241户。在现今的盐井乡，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等民族和睦相处，藏传佛教、天主教和东巴教的和平共生，茶马古道上的盐井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集、和谐共存发展的福地。

历史上，纳西族聚居在我国横断山脉的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流域，以古老的东巴教闻名于世。据纳西族学者的研究，盐井地区产盐的历史下限是明代正德七年（1512年），第五代木氏土司木青得到了明王朝的大力扶持，率领部队沿“茶马古道”向金沙江以北扩充；后来开发三江流域时，就将纳西的制盐技术带到这里，开发这里的卤水资源；木氏土司当年还在此设置了盐官，过去在此地曾有盐官的遗址。因为盐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于是此地便成为各方势力和兵家必争之地。

作者简介：吴成立（1970-）男，湖南常德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邮编：510275）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争夺盐而引起的战争屡屡发生。交换和运输使这里成为南北货物交流的必经之地，人们在这里盖了房，开了荒、耕了田，而盐井也就随之发展起来。明末清初，以云南木氏土司为中心的纳西族势力大衰，这里被势力逐渐强大的藏族收管。而在此生存的纳西族也渐渐在语言、服饰、民居、习俗、信仰等方面被周围强大的藏族文化所涵化。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仍然认同自己是纳西族，而传统古老的盐田也就成为他们维系世代繁衍生息的依靠。

笔者在盐井调查时，数次访问了地道的纳西族下关老人，他现年已76岁，穿一身藏装，但还能讲流利的纳西语。他的身体十分健朗，除了思路清晰、博闻强记，还有令人折服的健康体魄和良好的生活心态。第一次见他是在2008年2月13日（正月初七）下午两点多，当时他正在与许多村民绕圈跳弦子舞。他一边跳一边有声有色地拉着“冬不拉”，除了整个舞蹈舞间休息那么几分钟，他从未间断，在我托人拉他出舞场访谈时，他已是汗湿双鬓红光满面，整整活动了两个半小时，他对舞场仍恋恋不舍。第二次见他是在2008年2月19日（正月十三）上午九点（这里天亮时已是七点半），他已经绕盐井的佛塔转了一百圈，然后在满头大汗的挥斧劈柴了。他曾在“茶马古道”上持枪带马帮闯荡江湖，在盐井地区可谓无人不知；他曾拥有盐井地区最大的楼屋（36柱房），号称当地首富；他虽与人为善又无多少地产（尤其是没盐田），在政治斗争的年代却被划为“领主”，让他一夜间成为穷光蛋；他曾遭难于“文革”，家破人亡、前妻也跳江自尽；他先后共有六个儿女，如今正是儿孙满堂享天伦之乐。他的前妻留有两儿两女，大女儿玉珍嫁给了一个纳西人，二女儿则嫁给了同村的一个藏人，三儿子已在云南作了上门女婿，四儿子也在云南安家。他1972年再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结婚已为他添了两个十分顽皮的小孙子，最小的么女已24岁，是盐井小学的老师。他和老伴与小儿子、女儿及两孙子为家生活，尽享天年。他的六个儿女在填表时都填自己是纳西族。

过去有调查者说盐井几乎完全没有纳西东巴教礼仪习俗，但据下关老人介绍，村里至今还保留着祭天仪式，时间是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五和初八。有祭天群，分为“哈迪、哈绿、哈汝”（“哈”意为群，“迪、绿、汝”分别意为大、中、小）三个祭天群，下关老人属于哈绿群。每个群体有祭天场，属于哈绿的有36户，每6户为一个小群体，因此每年祭天时共用6头猪。初五那天有3户祭，初八那天有3户。村里还有三个东巴，下关是其中一个（但他不是世传东巴，而是自小耳濡目染无师自通的）。他们已经没有经书，只能念口诵经。东巴有时也到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庙祭拜。

在正月初五祭天日，纳西成年男子都汇集于“纳西许继古”（意为纳西族烧香的地方），相互间只能用本族语言交流，严禁外族和妇女参与，否则会触怒上天。“许继古”位于一座小山头，视野开阔，有一座用石头垒成的碉堡遗址，显然是过去木氏土司的纳西族军队留下来的。在仪式中，人们点燃柏树枝，用烟熏遗址，祭祀时要杀三头猪。所用的猪轮流由三户村民提供。剖开猪后，由深谙传统文化的老人（一般为东巴）观察猪的肩锁骨，预测来年的收成、灾病等情况。祭台中央插有柏树与栗树各一枝，代表天神“米劳阿普”和天女“衬红达主”。正规的祭天要由东巴念经，即叙述天地和万物起源的《崇般图》，盐井地区当然已无人能念诵。

到正月初八，同一群体的各户家长到提供猪的主人家相聚，主人请来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般为东巴）主持请神降魔仪式，仪式中还需杀猪三头。主持人为大家唱祈求丰衣足食、人力兴旺的经文。解放前藏族头人曾禁止当地人信仰东巴教；在“文革”期间，东巴经文、法器被锁毁，禁止东巴教仪式，造成了东巴文化的失传；然而，在纳西人的生产生活中依然留有万物有灵的东巴教特征。如今，村里的老人认为应该把祭天的习俗保持下去，并提倡说纳西话。下盐井村的纳西人至今仍然在祭祀纳西族全民信仰的民族保护神“三多”。

东巴教是盛行于云南丽江纳西人中的古老宗教，因主持该宗教活动的祭司称为“东巴”，故名。东巴教信仰多神出鬼没，崇拜天地、山水等自然神，是结合西藏古代苯波教与纳西人原始信仰发展而成的。盐井纳西族现在多数信仰藏传佛教，对带有巫术色彩的自然崇拜意识已淡化。保留比较完整的

宗教仪式,是每年新春的“祭天”活动。纳西族称祭天为“美比”,是传统的重大祭祀活动之一。祭天仪式对维系纳西族的心理和文化有着重要作用。纳西人自称是天的子民,祭天是纳西文化的核心之一。

盐井纳西族与藏族的民族关系十分融洽。在生产中,两个民族都有盐工,都从事牧业农业生产;在新兴的商业、运输业中,携手合作;在语言上纳西族通晓纳、藏两种语言,当地藏民多数老人掌握纳西语。在盐井纳西族方言中掺有近三分之一的藏语,近三分之二的词与丽江的纳西族语言相通。两个民族间婚姻自由,族外婚在当地很正常,由两个民族组合成的家庭比比皆是,双方对彼此的信仰和民俗传统给予充分的尊重。平时做佛事祈祷,纳西成员会虔诚地参与;对纳西祭天仪式,藏族家庭成员都会全力支持。

## 二

在整个西藏,只有盐井有一个天主教堂。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不少传教士竭力试图在西藏传播天主教,结果大多以失败告终,盐井却是个例外。当地藏民既有信仰天主教的,也有信仰藏传佛教的。历史上,这两种宗教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如今,两者早就握手言欢,和谐共存,佛陀与基督的智慧和慈悲的光环在这个横断山脉澜沧江河谷小镇里融为一体,教化人心,造福世人,成为西藏一个独特的文化亮点。

公元1854年,法国传教士丁耶神父从缅甸进入盐井来传教。当时,除了现在的下盐井地方有较密的人居住外,上盐井一带只有十几户人家,其他地方为荒地。丁耶看准了这块地方后,就向当时的噶夏政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要求。他请求西藏噶夏政府卖给他一张牛皮样大小的地和一股牛角般大小的水。噶夏政府听到这个洋人近似玩笑式的请求后,就一口答应了,结果丁耶把一张牛皮剪成尽量细的皮条把整个上盐井岸坡围起来,变成了其私人的土地,并且从角龙扎古西峡谷引来一股牛角般大小的水。之后,他出资让那些漂泊不定的游民和乞丐定居下来,并帮助他们修建房屋,给他们佃种土地,解决了他们生活困难。就这样,这里的住户发展到二十多户。过了两年即1856年后,丁耶在这里创建了一座天主教堂。他开始传教时,需要带翻译,后来他很快就掌握了藏语,可以直接讲经布道了。自丁耶神父开创天主教以后,直至1959年前到盐井曾先后来过十七名神父。他们是法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传教士,他们为了把天主教扎根于西藏,一生都在西藏进行传教活动,好几个神父还长眠在盐井天主教徒的墓地里,其中就有被岗达寺僧人杀害的杜仲贤神父。这件惨案,发生于1949年前夕,是盐井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次佛教与天主教的冲突。

上盐井村2007年夏天时佛教徒与天主教徒人数大约各占一半,由于上盐井是一个只有700余人的村子,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两教信徒的人数变化。比如1980年代天主教、藏传佛教恢复期,很多长期没有公开宗教身份的村民重新加入到其中一个宗教的信徒阵营里,使信徒数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前些年鲁仁第神父刚学成回到村里的时候,经常帮助穷人,给钱给物,救人于危难之中,就有部分佛教徒改信天主教。据阿珍老人讲,因被鲁神父的善行所打动,本世纪初象她一样先后有两百多村民由佛教徒改信天主教,去教堂接受神父的洗礼,并改换了姓名,她的教名为斯丽阿。近几年因神父娶妻生子(他现育有两个儿子)及自私自利等行为严重侵害了村民们心中信仰的伦理底线,致使一些人改变宗教信仰或原来的天主教徒改换成佛教的信仰者。除了极少数党员干部外,上盐井人没有不信宗教的。一个人不是天主教徒就一定不是佛教徒,即使是那些极少数从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甚至包括婚礼、葬礼的,不信任任何宗教的党员干部在他人的眼中也有明确宗教归属。比如上盐井村村长贡秋次仁老人,他私下承认自己是佛教徒,正月初三他带队骑马转山朝佛,也会归因于陪同笔者而行,但是,他绝对不会公开出现在岗达寺或天主教堂。

在上盐井藏民的心目中,佛祖和天主的关系并不是一真一伪的敌对关系,而是各自统治一方生灵

愿或举行宗教仪式，都是自然合理的选择，并无矛盾冲突之处。也正是这种心理，使两种宗教的信徒可以在一个家庭中长期共存，而互不干涉对方的宗教信仰，和睦相处。至于在像堂屋的灶墙上画耶稣圣心十字架还是画佛教火焰灶神图；菩萨柜里是放置基督像还是佛像，这样两教只能取其之一的地方则根据本家原有的信仰决定，上门当媳妇或女婿的一方是不能改变的，但信仰不同于这家原有信仰的媳妇或女婿可以在自己的房间或家中其他位置为自己的信仰放置佛教或天主教画像、十字架等，家中其他人不会干涉。如果是新婚夫妇分家出来的一户新家，则由新家的家长的信仰决定。

当然，凡事都可能会有例外，索朗珠扎老师就是其一。他是佛教徒，和妻子共有两女一子，特别让他骄傲的是二儿子和三女儿（其大女儿现在芒康作老师，他的两个女儿和我多次相见，因为曾多次去珠扎老师家并得到他很多无私的帮助），不仅潇洒和漂亮，更重要的是机智和聪慧。三女儿长发披肩、一米七八高，现为西藏民院大四学生；二儿子原本在昌都当老师、当昌都篮球队主力队员，一米八一高，用英俊潇洒称之实不为过，我见了其挂在客厅约五十公分见方全家福（此照平常时间是用布套盖住，因其不忍心一见），万万不能接受的是，如此英才却因车祸而失去了生命。珠扎老师给我讲，信佛朝佛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装香拜佛；他把家里的佛台收拾得相当整齐，还挂上洁白的哈达，常为家人、自己求平安。可是，儿子遭遇车祸后，他精神濒临崩溃，并觉得佛不灵，从此再不求神拜佛了。现在，除了常年给儿子点一盏长明灯外，对神佛之事不闻不问。他认为求此不灵，平安都保不了。

天主教有很多节日，盐井的主要节日是“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圣天节”及传统的藏历春节等四个，真正隆重并大家要过的只有“圣诞节”一个。他们过圣诞节时不做圣诞树，没有圣诞老人，更不把圣诞节当成新年来过。只是在圣诞节那天，全乡教民都集中到教堂，由神父主持弥撒，讲经布道后，领受圣餐共同在教堂大院里食用。这天，周围的佛教徒们也会来看热闹。特别是岗达寺，他们在这天也派人来祝贺，作为回敬岗达寺每年过“跳神节”时，教堂也专门派人去表示庆贺。天主教徒们这天也去岗达寺观看“跳神”。

和所有藏族村子一样，在信仰佛教的群众堂屋里有一个菩萨柜（即佛龛），里面供奉着从外地的大寺里请来的佛像。菩萨柜位于堂屋一侧，往往占据半面墙，放置的方位没有特别规定，只要不直接面对房门即可。菩萨柜分上下两部分，下半部是六扇门的普通橱柜，描绘了五彩缤纷的绘画，有的是花瓶果盘图，有的是福禄寿三星图，有的是歌颂团结合作的藏族传统童话象猴兔鸡摘果图，六扇橱柜门上的图案有的是对称的，有的只是中间四扇对称，两边两扇对比。上半部分就是供奉佛祖或菩萨画像的带玻璃窗的佛龛了，分为三格，有的大小一样，有的中间一格较大。佛龛上往往还挂有雪白的哈达，佛龛前的狭长空间摆满了供奉物品：两端是插着绢花的花瓶，前方是数盏酥油灯或电子酥油灯、水碗，往往还有装满糌粑的有盖的大木碗和用黄绸包裹起来的经文。每天早晨主人把酥油灯点燃（如果是电子酥油灯就打开开关），再奉上盛满清水的水碗。供奉的水碗必须是奇数，以七个或九个最为常见，必须在日落前收拾好，否则菩萨会嫌弃这家人懒惰。每个家庭的菩萨柜都是精雕细刻，色彩绚丽，很多装饰都和住房的屋檐、门框、窗框上的装饰图案一模一样，只是稍微不同。但是菩萨柜里供奉的不一定是佛像，把国家领导人的画像和佛像一起供奉起来的人家也不少，也不只是毛主席，也有江泽民总书记和胡锦涛总书记的画像。当然也有不少人家在玻璃门外再单独放一两个小相框，相框里的是这家人所崇信的大小活佛的照片。总之，菩萨柜可以说是家庭内部佛教活动的中心。

在天主教家庭，情况是一样的，菩萨柜依然被称为菩萨柜，形制也和佛教的菩萨柜一样，只是不会画佛像或寿星之类，或其他对于天主教来说是异教神明的图像，而是画着鲜花水果或一些抽象花纹。菩萨柜里供奉的也不是佛像，而是圣母画像和耶稣基督像以及十字架。和佛教徒一样，也有同时贴着国家领导人画像的。天主教家庭的菩萨柜不会点上酥油灯，但也会放上花瓶和蜡烛，有的家庭还用通电的小彩灯作为装饰。家庭内部佛教和天主教活动的另一个中心是炉灶。炉灶也在堂屋里，往往和菩萨柜占据同一面墙，是水泥砌成的，表面贴上了彩绘瓷砖。佛教家庭在炉灶紧靠着的那面墙上画

着一个盛着红、绿、蓝三色宝珠的大铜瓮，那就是灶神，保佑这个家庭的富裕安康。在灶神上方要挂上表示尊敬的哈达，进入这个家庭的新娘或新郎进门以后要拜灶神表示被灶神接纳进这个家。灶神下方总有一个半人高的台子，上面除了三个黄铜大瓮什么也不放，这些大瓮是建新房时就准备好的，虽然从不使用，却是每个人家都要陈设的重要物品，其实也是灶神的一部分了。

盐井的灶都是烧柴的，添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接近枝头的一端朝前地放进灶里，不能让靠近根的一端朝前，否则就表示长幼颠倒，顺序混乱，对灶神是大不敬。总之，盐井人认为火塘或火灶神与他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火塘里旺盛的焰火会给家庭带来发达与兴旺。人们每次在灶上烧茶煮食时第一道茶或食物均要先敬给灶神。平时严禁把吃剩的骨头、肉渣和毛发等丢入炉灶里，还要避免烧奶煮肉时溢出水在火上。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家里人就要在灶膛里烧点柏树枝、松枝等香料，以示向灶神“赔礼道歉”。天主教家庭不会在墙上画灶神，但会画上面有十字架的红心，形似“古”字，表示耶稣圣心；许多家庭还会挂上十字架，每年藏历年三十夜用糯米，面粉做油条，凌晨时分也就是大年初一把这第一份食物献给主，感谢主，也就是把油条挂到十字架上。这之后大家才吃新年的第一顿饭。同时前一年留下的油条要拿到屋顶上让飞鸟吃掉。这个让飞鸟吃掉旧年供奉的习俗明显受到了藏传佛教天葬观念的影响，是佛教仪式在天主教中的小的投影。

### 三

下盐井人大部分为纳西族，藏族称纳西族人为“绛”。早在吐蕃势力兴起并向东南扩展时，唐朝时为了防御吐蕃，夹持六诏中的蒙舍诏统一其他五诏，建立南诏政权，以其强大的地方势力来牵制吐蕃。于是，纳西族居住的中甸、永宁、丽江一带被夹在南诏、吐蕃之间，成为南诏、吐蕃和唐朝的角逐之地。

明初，纳西族首领木得被授为世袭丽江府土官知府，统治纳西族和附近各族人民。在明朝政府支持下，木得知府用兵扩张势力，将中甸、德钦、盐井、巴塘等地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至此，木氏成为滇、川、藏交界地区的一大势力。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底，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功占盐井，摧毁了木氏土司在盐井的统治。纳西族的一部分迁回丽江，一部分仍留在盐井。经过明、清两代，盐井纳西族多数与藏族融合，并繁衍生息。盐井纳西族在生活习俗和节庆上，既保留了纳西族的传统，又受到了藏族习俗的影响。

纳西族群众的节日均以藏历为准。新年前，家家户户打扫房间。洗净衣物，备好过年必需品。在过年前户户都要做一种叫“则都”（纳西语，是一种用面粉做的蒸馍）的食品，除夕之夜，已另立炉灶的子女将一份猪肉和一个“则都”、一瓶藏白酒送到父母和亲戚家中，给父母和火灶磕头，并说：“阿吾阿生年，阿麦阿生年”（纳西语：父亲、母亲新年吉祥如意）。家中如有不久前去世的人，还要给亡灵敬献一份。家家都要给本家的灶和水缸敬一份“鱼则都”。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团聚一堂，祝贺新年的到来。

初一全天，全家人均在家中尽情欢乐。中午必须要吃长寿面。这时家中的长者用纳西语祝福大家：“上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小到吃奶婴儿，祝福大家来年欢聚一堂，越活越幸福，越活跃健康。”这一天均不出门访友或走亲戚。

初三为祭神日。这天天亮时，男人们骑马背抢去祭“乃峽”神山。过去，这一活动一般是由当地的头人或大户人家来操办。民改后均由村长或有威望的男人主持。到山顶向山神煨桑等祝福后，在回来的路上唱歌跳舞，还进行射击比赛，得第一者可获得一条茶叶和一根哈达。全村其余人在场地较大的地方早已熬好将小麦捣碎后加酥油、肉、奶渣、豆类的“青”（稀饭）等候祭山神的勇士。勇士们酒足饭饱后就通宵达旦地跳锅庄、弦子舞等，庆祝当年的丰收，祝福明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初四要到亲戚家中做客。这时主人家的长者手持香料在门口迎接。当客人到家时互相用纳西语说“俄孜啥”（新年好！）而后到伙房手拿柏树枝站立，由长者用纳西语祝福：三百六十五日今已到，祝

明年像今日这样，全家老少欢聚在此，祝来年牛羊满圈，祝家庭子孙满堂，祝全家人无灾无病、和睦相处，祝明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祝骡马添数，祈祷护法神保护生灵，广进财源。

长者祝福完毕后，大家手中的柏树枝放进灶里煨桑而后依次坐下，主人家的长者用纳西语向来客表示祝福和感谢，其大意为：你们是天神的使者，是人间关爱的代表，你们的到来带来了阳光，带来了光明，像布谷鸟一样动听的祝福辞和你们像花一样美丽的笑脸，增添了节日的气氛，对于你们来做客，表示衷心的感谢。当人们未去做客前，每户亲戚都要给去做客的家中送10公斤喂养年猪的粮食。在送粮食时用纳西语互相祝福，大意为：“金链、银链可断，但我们亲戚和邻居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初四的晚上要给年猪敬酒，加倍地喂养饲料。而这种年猪往往选择全身黑色，四蹄洁白的壮猪。在喂养饲料时对猪说：我们日夜不辞苦的把你喂大，明日你即将要去“扎”里（扎是纳西语，意为屠宰场），但愿你肉多，骨架大。家人边给猪祝福，边用柏树枝煨桑，祈祷上帝带来好运。在“扎”里，家人要栽三棵树，排成一行。其中两棵是公树，代表猪的父母，中间一棵为柏树，代表猪仔。初五杀猪祭祖，称为“帕拉”节。纳西族过年以集体活动为主。集体活动所需的粮食、年猪由1户承担，逐年轮流，酒由各户凑集粮食酿制或个人带来。

#### 四

社区的认同是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断被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盐井纳西族”在社会生活中，通过阐释自己的制盐历史，在保持和运用制盐风俗传统过程中将自己与邻近的藏族社区区别开来，并由此构建出“盐井纳西族”的社区身份。此例可见，对地方风俗和社区历史的诠释也是社会群体界定自己的身份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相似或重叠。

我们在讨论认同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群体自我意识的形式和过程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人群如何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什么方式，把群体成员与自己心目中的别人区别开来，找到自己的社区？那些能在社区之外观察到的特征，与社区内部具有共同性的个人身份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身份认同在社会群体内部起到的作用如何与社区外其他群体相关联？在这里，“盐井纳西族”社区的例子提供了一个观察和讨论的场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宗教信仰的变迁和社区认同恰好合二为一，表现为一个动态的、共同身份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被塑造和维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因素比如对祖先的追溯和外在的因素比如与邻近社区的互动关系，都结合到“盐井纳西族”的生产生活中去，并在地方风俗及对社区历史的叙述中展现出来。

在研究群体的特性时，研究者多注重从群体之外来设定成员关系的属性，诸如从种族的、地域的、经济的、文化的、审美的或语言的等方面将社会群体区分开来。不过，群体的特性还应具有其实质上的主观性，即群体的社会归属感、对血统的追溯和对共同来源的信仰。塑造认同的动态过程，也是理解社会群体的一个途径。“盐井纳西族”的群体身份既可从外部被界定出来，也是同步地在社会生活和社区形成过程中被群体自己塑造出来的，不过，外部的描述和内部的阐释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盐井纳西族”案例中，社区风俗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和动态特征。它存在于藏族文化的包围之中，本身却固执地通过对东巴教的认同保持着“纳西族”的自我意识；可是在来自云南的纳西族看来，他们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纳西族族，特别是社区风俗的“非纳西族”倾向。

“盐井纳西族”身份的一个重要基石是对祖先的来源的描述，进而在社区风俗的层面上强调与藏族的不同，尽管社区的发展实际上是通过与藏族的通婚来实现的，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与藏族的联系水乳交融。这里，对祖先的追溯成为社区存在的特别的象征。在一定的程度上，“盐井纳西族”社区组成了一个世系群，即一个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组成的共同继嗣群，亲戚们自称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并且能够通过已知的关系从家系追溯继嗣。<sup>[3]</sup>因此，祖先在社区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社区的认同在“盐井纳西族”的例子来看，同时也是群体内部对“自我”与“他人”分类的一个过

程。这个过程还以社区风俗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标记来区分“盐井纳西族”与“纳西族”。这种内在的边界划分,把“谁,过什么节”的风俗作为一个重要的社区群体间的区分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独特的“边界”。边界是分类的规则也是分类的象征。一个文化群体的类分中,风俗也是象征符号。象征符号可能是文化的、社会的、仪式的、语言的和物质的。<sup>[4]</sup>

不管是否对空间形式赋以重要的社会意义,社区的生活空间确实是被分成了物质的和社会的两个相联系的方面。<sup>[5]</sup>外在的身份方式可以与当地人所认为的自己的历史、相互表达“我们是谁”的自我认知方式很不相同。当地人表达自己身份的“语言”,以及服装、食物、婚姻、仪式和风俗,都像特别的言语方式,在表达群体之间的差异时,用于类分的标准可能是不同的。<sup>[6]</sup>社区认同就像其他形式的认同一样,表达的不仅是从外面看来“如何是他”的问题,也是主观上认为谁是什么的问题。社区认同要求行为能够得到充分、一致的维持,以使他人能够把个人或群体放置到一些给定的社会分类层次上去,由此允许适当的行为。所以,对群体来源的认识,也是一种持续性的、对个人去发现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于群体中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认知。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要和社区风俗相一致,宗教信仰就可以最容易地符号性地对比表现出来。<sup>[7]</sup>在“盐井纳西族”社区看来,风俗的来源被社区神圣化,从而成为群体与外人区分和联系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信仰的“把他们拉回来”的努力自然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地方历史的阐释和社区风俗的塑造是社区认同(表达我们是谁)的关键方面,群体身份也可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从社区外部,从“外人”的角度是一种方式,内在的阐释也是一种形式。自我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盐井纳西族”是通过祖先神话、对社区风俗的解释等来实现的,因此在藏文化的背景下,宗教的严格教义本身并不是“盐井纳西族”特别看重的内容。从下关老人的叙述也可以看到,社区在塑造祖先的过程中,可能还包含着各种不确定的外来影响,而且正吻合了某种内在需要。“盐井纳西族”村寨自存在以来,在藏族文化环境中生存的“外来者”,就这样不断地塑造了自己的身份。所以,社区的认同可以通过宗教信仰来实现,而社区群体对风俗因素和神话的操作利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盐井纳西族”的社区认同重要的符号建构就是他们对自身东巴教的认同。

#### 参考文献

- [1] 杜尔干著,林宗锦、彭守义译.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p47
- [2] 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p1125
- [3] 威廉·哈维兰著,王铭铭译. 当代人类学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p401
- [4] 蔡志祥. 走向田野的历史学:田野调查和历史学研究 [J].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4期,p215
- [5] Lola Romanucci Ross and Geoge Devos. Ethnic Identity: Creatio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M]. Third edition, AltaMiraPress, 1995, p216
- [6] Stevan Harrell. Language defining ethnicity in Southwest China” [A]. Lola Romanucci Ross and Geoge Devos. Ethnic Identity: Creatio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M]. Third edition, AltaMira Press, 1995, p351
- [7] Deborah Pellow Bergin & Garvey. Setting Boundaries: The Anthropology of Spati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M].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USA, 1996, p357

[责任编辑:林俊华]

# 盐井纳西族的信仰变迁:社区认同的符号建构

作者: [吴成立](#), [Wu Cheng-li](#)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广东广州, 510275](#)  
刊名: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KANGDING NATIONALITY TEACHERS COLLEGE](#)  
年, 卷(期): 2009, 18(2)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7条)

1. [杜尔干](#), [林宗锦](#), [彭守义](#) [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 1999
2. [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 2003
3. [威廉·哈维兰](#), [王铭铭](#) [当代人类学](#) 1987
4. [蔡志祥](#) [走向田野的历史学:田野调查和历史学研究](#) 1994(04)
5. [Lola Romanucci Ross](#), [C eoge Devos](#) [Ethnic Identity:Creatio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1995
6. [Stevan Harrell](#) [Language defining ethnicity in Southwest China](#) 1995
7. [Deborah Peiiow Bergin](#), [Garvey](#) [Setting Boundaries:The Anthropology of Spati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1996

## 相似文献(5条)

1. 期刊论文 [赵心愚](#), [Zhao Xinyu](#) [宣统<盐井乡土志>关于西藏么些人的记载 -民族研究2008, "" \(2\)](#)  
宣统<盐井乡土志>在汉文史志中最早记载了在西藏盐井定居的么些人及其来源和迁入时间, 文章对此作了介绍并考证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 宣统<盐井乡土志>的记载, 对于纳西族历史研究和滇藏毗邻地区地方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2. 期刊论文 [朱霞](#), [李晓岑](#), [ZHU Xia](#), [LI Xiao-cen](#) [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镇的井盐生产 -中国藏学2007, "" \(3\)](#)  
本文实地考察了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镇的井盐生产, 认为西藏盐井原始的井盐生产方法和盐粮交易的特点, 构成了一种原生态的井盐生产民俗. 这种生产方式和民俗, 现在仍然对周围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产生着影响, 其井盐生产民俗不仅具有历史价值, 也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
3. 期刊论文 [李旭](#) [千年盐井 -华夏人文地理2001, "" \(6\)](#)  
盐井的大多数居民仍认同自己是纳西族, 仍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着传统的晒盐生计, 盐井也就成了整个西藏唯一的一个纳西族民族乡.
4. 期刊论文 [颜小华](#), [YAN Xiao-hua](#) [关于藏边盐井村的宗教与现状考察 -中国藏学2009, "" \(4\)](#)  
盐井村隶属于西藏芒康县盐井纳西族自治县, 当地聚居着部分藏族和纳西族群众, 亦有少量汉族. 历史上他们信奉藏佛教、东巴教或天主教, 形成了目前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 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背景下的宗教文化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画卷.
5. 期刊论文 [武斌](#) [背盐水的纳西族女人 -科学大观园2007, "" \(14\)](#)  
清晨, 阳光还没来得及跃出横断山脉的雪峰, 盐井的女人们就像被追逐着一样, 脚不着地地往澜沧江河谷里面奔. 澜沧江河床上的盐井经过一夜的积攒, 盐水已经溢得深深的.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dmzsfgdzkxxx200902004.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dmzsfgdzkxxx20090200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c81a40df-faa3-474d-b2d8-9e4d00792754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